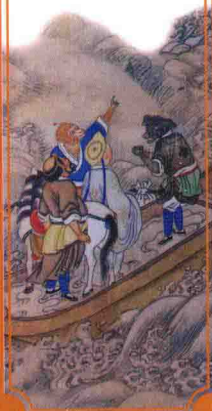


注评本

西遊記

叁



〔明〕吴承恩著
〔清〕张书绅评



西遊記

叁



〔明〕 吳承恩 著
〔清〕 張書紳 評



“卤莽厌烦者，决无有成之理。”此言鼻之怪。

蟒精不过是小小一妖，稀柿衕实是大大一难。荆棘岭是拦路不前，稀柿衕实秽污难进，均有碍西天之道路。但荆棘是心上的茅柴，秽污实指身上的尘垢。借景写题，各有其妙，而后叹此书之奇无穷也。

读书无了亦无休，最怕心粗与气浮。而卤莽厌烦者，则兼而有之。盖学本细腻，他却粗暴；学要勤敏，他偏懒惰。正与《大学》之道相左。且卤莽已不可，再加之厌烦；厌烦已不可，又加之卤莽。似此为学，西天终不可到，真经卒不可得，又何以成圣而成真也。故曰“决无有成之理”。

《大学》明新止至善之道，第一全系乎为师之教。无如好为人师者，自己之学已不能有进，又何以能进子弟？其次大抵还视乎子弟之学，彼卤莽厌烦者，虽有明师益友，其如此子弟何？两题串讲，方见引书命题之妙。

话说三藏四众躲离了小西天，乃宝阁珍楼、童儿小子之地也。其神注定本题，便已挑起朱紫之富。忻然上路。为“成”字一扑。行经个月程途，正是春深花放之时，花香扑鼻，正当英发之际，与下“臭”字正相应。见了几处园林皆绿暗，一番风雨又黄昏。三藏勒马道：“徒弟呵，天色晚矣，往那条路上求宿去？”神疲力倦，虚将“厌烦”一吸。行者笑道：“师父放心。若是没有借宿处，我三人都有些本事，叫八戒砍草，沙和尚扳松，老孙会做木匠，就在那路上搭个篷庵，好道也住得年把。你忙怎的？”八戒道：“哥呀，这个所在，岂是住场。满山多虎豹狼虫，遍地有魑魅魍魉。为“卤莽”一衬。白

日里尚且难行，黑夜里怎生敢宿？”行者道：“呆子，越发不长进了。轻轻将‘无有成’一逗。不是老孙海口，只这条棒子搯在手里，就是塌下天来也撑得住！”真正鹬蚌。

师徒们正然讲论，转正师徒，立言便不混。忽见一座山庄不远。行者道：“好了，有宿处了。”长老问：“在何处？”行者指道：“那树丛里不是个人家？我们去借宿一宵，明早走路。”长老忻然促马，至庄门外下马，只见那柴扉紧闭。长老敲门道：“开门，开门。”里面有一老者，手拖藜杖，足踏蒲鞋，头顶乌巾，身穿素服，开了门便问：“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？”便不安静。三藏合掌当胸，躬身施礼道：“老施主，贫僧乃东土差往西天取经者，适到贵地天晚，特造尊府借宿一宵，万望方便方便。”老者道：“和尚，你要西行，却是去不得阿！此处乃小西天，是个儿童之所在。若到大西天，路途甚远。莫厌经史烦，只恐功夫少。且休道前去艰难，只这个地方，已是难过。”三藏问：“怎么难过？”老者用手指道：“我这庄村西去三十馀里，有一条稀柿街^[1]，山名七绝。”却不是七宝，更奇。三藏道：“何为七绝？”老者道：“这山径过有八百里，下文‘远’字，已于此受胎。满山尽是柿果。古云柿树有七绝：一、益寿；二、多阴；此挑下章‘仁’字。三、无鸟巢；四、无虫；是伏下章‘不仁’。五、霜叶可玩；此照不富。六、嘉实；七、枝叶肥大。此句照下‘富’字。故名七绝山。我这敝处，地阔人稀，那深山亘古无人走到。每年家熟烂柿子【侧批】反照“无有成”。落在路上，将一条夹石胡衙尽皆填满^[2]，又被雨露雪霜，经徽过夏^[3]，作成一路污秽。不作香气，却成臭气。似此善果，却被废坏，良可惜也。这方人家俗呼为稀屎衙。但刮西风，有一股秽气，就是淘东圃也不是这般恶臭^[4]。废坏无成之气，极其不堪。而下文铜臭齷齪，此濯垢之不容已也。如今正值春深，节届孟夏。东南风大作，所以还不闻见也。”

三藏心中烦闷不言。行者忍不住高叫道：“你这老儿甚不通！我等

[1] 衙(tóng)：胡同，通街。

[2] 胡衙：即胡同。

[3] 徽：同“梅”。指江淮地区初夏的梅雨期，又称黄梅天。

[4] 东圃(qīng)：厕所。

远夜投宿，你就说出这许多话来诓人。十分你家窄逼没处睡，我等在此树下蹲一蹲，也就过了此宵，何故这般絮聒？”那老者见了他相貌丑陋，便也拧住口，惊唬唬的^[1]，硬着胆，喝了一声，用藜杖指定道：“你这厮，骨挝脸^[2]，磕额头，塌鼻子，此臭定自不闻。凹颧腮，毛眼毛睛，痨病鬼，不知高低，尖着个嘴，敢来冲撞我老人家！”卤莽之气泼泼。行者陪笑道：“老官儿，你原来有眼无珠，不识我这痨病鬼哩。相法云：形容古怪，石中有美玉之藏。你若以言貌取人，便就差了。我虽丑便丑，却到有些手段。”老者道：“你是那方人氏？姓甚名谁？有何手段？”行者笑道：“我

祖居东胜大神洲，花果山前自幼修。身拜灵台方寸祖，讲明有心为学，“成”字便不落空。学成武艺甚全周。也能搅海降龙母，善会担山赶日头。缚怪擒魔称第一，移星换斗鬼神愁。偷天转地英名大，我是变化无穷美石猴。”这个顽皮，就是个活猴。

老者闻言，回嗔作喜，躬着身便教：“请入寒舍安置。”遂此四众牵马挑担，一齐进去。只见那荆针棘刺，铺设两边；二层门是砖石垒的，墙壁又是荆棘苫盖；子弟之顽劣可知。入里才是三间瓦房。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，又叫办饭。少顷，移过桌子，摆着许多面筋、豆腐、芋苗、萝卜、辣芥、蔓菁，香稻米饭，醋烧葵汤。师徒们尽饱一餐。腹饱知足，极其不厌，此所以为老呆也。吃毕，八戒扯过行者背云：“师兄，这老儿始初不肯留宿，今返设此盛斋，何也？”行者道：“这个能值多少钱。到明日，还要他十果十菜送我们哩。”八戒道：“不差！凭你那几句大话，哄他一顿饭吃了，明日却要跑路，他又管待送你怎的？”行者道：“不要忙，我自有个处治。”

不多时，渐渐黄昏，老者又叫掌灯。行者躬身问道：“公公高姓？”老者道：“姓李。”即理也。行者道：“贵地想就是李家庄了？”老者道：“不是，这里唤做驼罗庄，驼罗乃斗前恶宿，气质禀之，性最粗暴。正途卤莽。而太岁之不仁，已于此立案。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，别姓俱多，惟我姓李。”行者道：

[1] 惊唬唬：惊慌紧张貌。

[2] 骨挝(zhuā)脸：形容瘦削的脸型。

“李施主，府上有何善意，赐我等盛斋？”那老者起身道：“才闻得你会拿妖怪，我这里却有个妖怪，学徒比作妖怪，奇闻。累你替我们拿拿，次转‘烦’字，前就网上言此，就劳上写。自有重谢。”若教成这个子弟，其功不小。行者就朝上唱个喏道：“承照顾了！”八戒道：“你看他惹祸！听见说拿妖怪，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，预先就唱个喏。”讲“厌”字无迹。行者道：“贤弟，你不知。我唱个喏就是下了个定钱，他再不去请别人了。”人之患已于此伏案。三藏闻言道：“这猴儿，凡事便要自专。倘或那妖神通广大，你拿他不住，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诳语么？”为“无有成”一逗。行者笑道：“师父莫怪，等我再问了看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还问甚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这贵处，地势清平，又许多人家居住，更不是偏僻之方，有甚么妖精敢上你这高门大户？”不知惟高门大户，此怪更多。老者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我这里久矣康宁。厌字的侧面。只这三年六月间，以熏暑扣‘卤’字，更奇。忽然一阵风起，那时人家甚忙，打麦的在场上，插秧的在田里，耕种如此，不知实报何如。俱着了忙，只说是天变了。谁知风过处，有个妖精，盖即李老之子也。将人家牧放的牛马吃了，厌且于牧之野。猪羊吃了，见鸡鹅囫囵咽，遇男女夹活吞。无暇细嚼，卤莽厌烦俱到。自从那次，这二年常来伤害。长老呵，你若果有手段拿了妖怪，扫净此土，我等决然重谢，不敢轻慢。”

行者道：“这个却是难拿。”八戒道：“真是难拿！为何轻率便诺。我们乃行脚僧，借宿一宵，明日走路，拿甚么妖精！”老者道：“你原来是骗饭吃的和尚！初见时，夸口弄舌，说会换斗移星，降妖缚怪；及说起此事，就推却难拿。”行者道：“老儿，妖精好拿，只是你这方人家不齐心，所以难拿。”妙。不是妖怪难拿，正是子弟难制。借此勘指，为下“为富”一挑。老者道：

“怎见得人心不齐？”行者道：“妖精搅扰了三年，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生灵。我想着，每家只出银一两，五百家可凑五百两银子，不拘到那里，也寻一个法官把妖拿了，却怎么就甘受他三年磨折？”老者道：“若论说使钱，好道也羞杀人。我们那家不花费三五两银子！前年曾访着山南里有个和尚，先请一位明师。请他到此拿妖，未曾得胜。”行者道：“那和尚怎的

拿来？”老者道：

“那个僧伽，披领袈裟。先谈《孔雀》，后念《法华》。香焚炉内，手把铃拿。正然念处，惊动妖邪。风生云起，径至庄家。僧和怪斗，其实堪夸。一递一拳捣，一递一把抓。和尚还相应，相应没头发。须臾妖怪胜，径直返烟霞。原来晒干疤，我等近前看，光头打的似个烂西瓜。”

虽有明师，其如此子弟何。

行者笑道：“这等说，吃了亏也。”老者道：“他只拚得一命，还是我们吃亏，与他买棺木殡葬，又把些银子与他徒弟。那徒弟心还不歇，至今还要告状，不得干净。”理亦大受其累。行者道：“可曾再请甚么人拿他？”老者道：“旧年又请了一个道士。”只写另请，前师之无成可知。行者道：

“那道士怎么拿他？”老者道：“那道士：

头戴金冠，身穿法衣。令牌敲响，符水施为。驱神使将，拘到妖魑。狂风滚滚，黑雾迷迷。即与道士，两个相持。斗到天晚，怪返云霓。乾坤清朗朗，我等众人齐。出来寻道士，渰死在山溪。捞得上来大家看，却如一个落汤鸡。”生龙活虎，法师亦没法矣。

行者笑道：“这等说，也吃亏了。”老者道：“他也只舍得一命，我们又使勾闷数钱粮^[1]。”看得人命都不值钱，是为“不仁”伏案。行者道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，等我替你拿他来。”老者道：“你若有手段拿得他，我请几个本庄长者与你写个文书，若得胜，凭你要多少银子相谢，半分不少；

如若有亏，切莫和我等放赖，各听天命。”烦倒不厌，反有些害怕。行者笑道：

“这老儿被人赖怕了。非怕人命，正怕闷数钱粮耳。我等不是那样人，快请长者去。”

那老者满心欢喜，即命家僮请几个左邻右舍、表弟姨兄、亲家朋友，共有八九位老者，都来相见。会了唐僧，言及妖怪一事，无不忻然。众老问：“是那一位高徒去拿？”行者叉手道：“是我小和尚。”众老悚然道：“不济，不济。那妖精神通广大，身体狼狽。无非关西大汉。你这个长

[1] 闷数钱粮：指冤枉钱。

老瘦瘦小小，还不勾他填牙齿缝哩！”如此一衬，“决无”之神自现。行者笑道：“老官儿，你估不出人来。我小自小，结实，都是吃了磨刀水的——秀气在内哩。”众老见说，只得依从道：“长老，拿住妖精，你要多少谢礼？”行者道：“何必说要甚么谢礼。俗语云：‘说金子幌眼，说银子傻白，说铜钱腥气。’挑下朱紫，金银便不突。我等乃积德的和尚，决不要钱。”这层是照下“为仁不富”。众老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都是受戒的高僧。既不要钱，岂有空劳之理！出“理”字。我等各（寅）〔家〕俱以鱼田为活，鱼田不薄，赋税亦不轻，此就“卤”上翻。若果降了妖孽，净了地方，我等每家送你两亩良田，共凑一千亩，坐落一处，你师徒们在上起盖寺院，打坐参禅，强似云上云游。”

行者又笑道：“越不停当。但说要了田，就要养马当差，纳粮办草，黄昏不得睡，五鼓不得眠。好倒弄杀人也！”妙写厌烦，极其爽亮。众老道：“诸般不要，却将何谢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出家人，但只是一茶一饭，便是谢了。”只图厌饱，如何得成？众老喜道：“这个容易。但不知你怎么拿他？”行者道：“他但来，我就拿住他。”众老道：“那怪大着哩！上拄天，下拄地；虚写卤莽。来时风，去时雾。你却怎生近得他？”行者笑道：“若论呼风驾雾的妖精，我把他当孙子罢了。若说身体长大，有那手段打他。”

正讲处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慌得那八九个老者战战兢兢道：“这和尚盐酱口^[1]！贴“卤”字。说妖精，妖精就来了。”那老李开了腰门，把几个亲戚连唐僧，都叫：“进来！进来！妖怪来了！”唬得那八戒也要进去，沙僧也要进去。行者两只手扯住两个道：“你们忒不循理，出家人怎么不分内外！站住！不要走！跟我去天井里看看，是个甚么妖精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呵，他们都是经过帐的，风响便是妖来。他都去躲，我们又不与他有亲，又不相识，又不是交契故人，看他做甚？”原来行者力量大，不容说，一把拉在天井里站下。那阵风越发大了。好风：

倒树摧林狼虎忧，播江搅海鬼神愁。掀翻华岳三峰石，提起乾坤四

[1] 盐酱口：专说不吉利的话而且一说就中，犹乌鸦嘴。

部洲。村舍人家皆闭户，满庄儿女尽藏头。黑云漠漠遮星汉，灯火无光遍地幽。其恶如此，故曰“驼罗”，紧贴“灰”字。

慌得那八戒战战兢兢，伏之于地，把嘴拱开土，埋在地下，浊气扑鼻，不堪对面。却如钉了钉一般。沙僧蒙着头脸，眼也难睁。

行者闻风认怪。一霎时，风头过处，只见那半空中隐隐的两盏灯来，即低头叫道：“兄弟们，风过了。起来看！”那呆子扯出嘴来，抖抖灰土，仰着脸朝天一望，法天象地，是个卤莽。见有两盏灯光，忽失声笑道：【侧批】为“视远惟明”留影。“好耍子！好耍子！原来是个有行止的妖精，该和他做朋友。”沙僧道：“这般黑夜，又不曾覩面相逢，怎么就知好歹？”八戒道：“古人云：‘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’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，必定是个好的。”是个有钱的子弟。沙僧道：“你错看了，那不是一对灯笼，是妖精的两只眼亮。”那呆子就諛矮了三寸，道：“爷爷呀，眼有这般大呵，不知口有多少大哩！”殊不知鼻子更长。行者道：“贤弟莫怕。你两个护持着师父，待老孙上去，讨他个口气，看他是甚妖精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哥，不要供出我们来。”

好行者！纵身打个唿哨，跳到空中，执铁棒，厉声高叫道：“慢来！慢来！有吾在此！”那怪见了，挺住身躯，将一根长枪乱舞。此却不是旧刀枪。行者执了棍势，问道：“你是那方妖怪，何处精灵？”那怪更不答应，只是舞枪。行者又问。又不答，只是舞枪。行者暗笑道：“好是耳聋口哑。原是村蠢愚顽，无知之辈。不要走！看棍！”那怪更不怕，乱舞枪遮拦，在那半空中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到三更时分，未见胜败。八戒、沙僧在李家天井里看得明白，原来那怪只是舞枪遮架，更无半分儿攻杀。贪顽好耍，为其师者倒落得清静。行者一条棒不离那怪的头上。八戒笑道：“沙僧，你在这里护持，让老猪去帮打帮打，莫教那猴子独干这功，领头一钟酒。”

好呆子！跳起云头，赶上就筑。那怪物又使一条枪抵住，两条枪就如飞蛇掣电。八戒夸奖道：“这妖精好枪法！不是山后枪，山后乃杨家六合

枪。乃是缠丝枪；也不是马家枪，马超枪，海内无对。却叫做个软柄枪。”行者道：“呆子莫胡说！那里有个甚么软柄枪！”八戒道：“你看他使出枪尖来架住我们，不见枪柄，不知收在何处。”行者道：“或者是个软柄枪，但这怪物还不会说话，想是还未归人道，阴气还重。照定小子，立言便不泛。只怕天明时阳气胜，他必要走。但走时，一定赶上，不可放他。”八戒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又斗多时，不觉东方发白，那怪不敢恋战，回头就走。行者与八戒一齐赶来，忽闻得污秽之气逼人，乃是七绝山稀柿衕也。七绝而已，无一绝可惜。八戒道：“是那家淘毛厕哩！喂！臭气难闻！”气味恶浊，师父的鼻子大是吃苦。行者侮着鼻子，只叫：“快赶妖精！快赶妖精！”那怪物撵过山去，现了本像，乃是一条红鳞大蟒。是个锦衣子弟。你看他：

眼射晓星，鼻喷朝雾。密密牙排钢剑，弯弯爪曲金钩。头戴一条肉角，好便似千千块玛瑙攒成；身披一派红鳞，却就如万万片胭脂砌就。盘地只疑为锦被，飞空错认作虹霓。歇卧处，有腥气冲天；行动时，有赤云罩体。大不大，两边人不见东西；长不长，一座山跨占南北。

八戒道：“原来是这般一个长蛇。若要吃人呵，一顿也得五百个，还不饱足。”不似吃狗肉者，半脚已饱。行者道：“那软柄枪，乃是两条信捺。即鼻涕也，是个鼻之怪。我们赶他软了，从后打出去。”这八戒纵身赶上，将钯便筑。那怪物一头钻进窟里，还有七八尺长尾（耙）〔巴〕露在外边。卤莽之人，原是顾头不顾尾。八戒放下钯，一把挝住道：“着手！着手！”尽力气往外乱扯，莫想扯得动一毫。行者笑道：“呆子，放他进去，自有处置，不要这等倒扯蛇。”八戒真个撒了手，那怪缩进去了。八戒怨道：“才不放手时，半截子已是我们的了，是这般缩了，却怎么得他出来？这不是叫做没蛇弄了。”闭藏不出，法师亦没法矣。行者道：“这厮身体狼狽，窟穴窄小，断然转身不得，一定是个照直撵的，定有个后门出头。你快去后门外拦住，等我在前门外打。”

那呆子真个一溜烟跑过山去，果见有个孔窟，他就扎定脚，还不曾

站稳，不期行者在前面外使棍子往里一捣，那怪物护疼，径往后门撞出。八戒未曾防备，被他一尾〔耙〕〔巴〕打了一跌，真正卤莽。莫能挣扎得起，睡在地下忍疼。行者见窟中无物，擎着棒跑过来，叫：“赶妖怪！”那八戒听得吆喝，自己害羞，忍着疼爬起来，使耙乱扑。行者见了笑道：“妖怪走了，你还扑甚的了？”八戒道：“老猪在此打草惊蛇哩！”大家子弟，先生每每不能管教，不敢管教，亦并不肯管教，只得如此而已。行者道：“活呆子！快赶上！”二人赶过涧去，见那怪盘做一团，竖起头来，张开巨口，要吞八戒。八戒慌得往后便走。这行者反迎上前，被他一口吞之。师父却钻在肚里，妙不可言。

八戒捶胸跌脚，大叫道：“哥耶！倾了你耶！”行者在妖精肚里，支着铁棒道：“八戒莫愁，我叫他搭个桥儿你看。”那怪物躬起腰来，就似一条路东虹。八戒道：“虽是像桥，只是没人敢走。”行者道：“我再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。”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，那怪物肚皮贴地，翘起头来，就似一只赣保船。逼法顽闹，蔡家学生亦不若是。八戒道：“虽是像船，只是没有桅篷，不好使风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让开路，等我叫他使个风你看。”又在里面尽着力，把铁棒从脊背上搠将出去，约有五七丈长，就似一根桅杆。那厮忍疼挣命，往前一撞，比使风更快，撞回旧路，下了山，有二十馀里，却才倒在尘埃，动荡不得，呜呼丧矣。师父不曾闷死，徒弟先已逼死，钻到肚里亦无益。八戒随后赶上来，又举耙乱筑。行者把那物穿了一个大洞，钻将出来道：“呆子，他死也死了，你还筑他怎地？”八戒道：“哥呵，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。”遂此收了兵器，抓着尾耙，倒拉将来。

却说那驼罗庄上李老儿与众等对唐僧道：“你那两个徒弟，一夜不回，断然倾了命也。”三藏道：“决不妨事。我们出去看看。”须臾间，只见行者与八戒拖着一条大蟒，此即卤莽无成者。吆吆喝喝前来，众人却才欢喜。满庄上老幼男女都来跪拜道：“爷爷，正是这个妖精在此伤人。今幸老爷施法，斩怪除邪，我辈庶各得安生也。”大抵烦人者为已。众家都是感激，东请西邀，各各酬谢。师徒们被留住五七日，苦辞无奈，方肯放行。

又各家见他不要钱物，都办些乾粮果品，骑骡压马，花红彩旗，尽来饯行。此处五百人家，到有七八百个人相送。一路上，喜喜欢欢，不时到了七绝山稀柿衕口。

三藏闻得那般恶秽，又见路道填塞，道：“悟空，似此怎生过得？”行者侮着鼻子故曰鼻之怪。道：“这个却难也。”三藏见行者说难，便就眼中垂泪。李老儿与众上前道：“老爷勿得心焦。我等送到此处，都已约定意思了。令高徒与我们降了妖精，除了一庄祸害^[1]，我们各办虔心，另开一条好路送老爷过去。”行者笑道：“你这老儿，俱言之欠当。你初然说这山径过有八百里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，那里会开山凿路。若要我师父过去，还得我们着力，你们都成不得。”“成”字反点，更妙。三藏下马，道：“悟空，怎生着力么？”行者笑道：“眼下就要过山，却也是难。若说再开条路，却又难也。须是还从旧胡衕过去。只恐无人管饭。”李老儿道：“长老说那里话！凭你四位担阁多少时，我等俱养得起，怎么说无人管饭？”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去办得两石米的干饭，再做些蒸饼、馍馍来，等我那长嘴和尚吃饱了，变了大猪，拱开旧路，我师父骑在马上，我等扶持着，管情过去了。”

八戒闻言，道：“哥哥，你们都要图个干净，怎么独教老猪受臭？”三藏道：“悟能，你果有本事拱开胡衕领我过山，注你这场头功。”八戒笑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列位施主们都在此，休笑话。我老猪本来有三十六般变化，若说变轻巧华丽飞腾之物，委实不能；若说变山、变树、变石块、变土墩、变赖象、科猪、水牛、骆驼，真个全会。只是身体变得大，肚肠越发大，须是吃得饱了，才好干事。”众人道：“有东西，有东西。我们都带得有干粮、果品、烧饼、饅飠在此^[2]。原要开山相送的，且都拿出来，凭你受用。待变化了，行动之时，我们再着人回去做饭送来。”八戒满心欢喜，脱了皂直裰，丢了九齿钯，对众道：“休笑话，看老猪干这场臭

[1] 庄：同“桩”。

[2] 烧饼：古代指经烘烤制成的面饼，有馅儿。饅飠(gǔ duò)：一种面食。

功。”“臭”字与前花放正相应。好呆子！捻着诀，摇身一变，果然变做一个大猪，看他照定鼻子，仍又不脱卤莽，方见设想之奇。真个是：

嘴长毛短半脂膘^[1]，自幼山中食药苗。黑面环睛如日月，圆头大耳似芭蕉。修成坚骨同天寿，炼就粗皮比铁牢。鼾鼾鼻音呱咕叫^[2]，啞啞喉响喷喙哮^[3]。白蹄四只高千尺，剑鬣长身百丈饶。从见人间肥豕彘，未观今日老猪魑。唐僧等众齐称赞，羨美天蓬法力高。

孙行者见八戒变得如此，即命那些相送人等，快将乾粮等物堆攒一处，叫八戒受用。那呆子不分生熟，一涝食之，却上前拱路。这个里面寻道路，大是苦事。行者叫沙僧脱了脚，好生挑担，请师父稳坐雕鞍。他也脱了鞢鞋，吩咐众人回去：“若有情，快早送些饭来，与我师弟接力。”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随行，多一半有骡马的，飞星回庄做饭，还有三百人步行的立于山下，遥望他行。原来此庄至山，有三十馀里，待回取饭来，又三十馀里，往回担阁，约有百里之遥，他师徒们已此去得远了。众人不舍，催趲骡马进胡衙，连夜赶至，次日方才赶上。叫道：“取经的老爷，慢行，慢行！我等送饭来也！”长老闻言，谢之不尽道：“真是善信之人。”叫：“八戒住了，再吃些饭食壮神。”那呆子拱了两日，正在饥饿之际。那许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饭食，他也不论米饭面饭，收积来一涝用之。饱餐一顿，虽厌饫不已，而大抵无有成。下章之积聚，已伏于此。却又上前拱路。鼻子大是吃苦。○从香里来，却从臭里去。而下文朱紫之神，不泄自到。三藏与行者、沙僧谢了众人，分手两别。与前躲离正相应。正是：

驼罗庄客回家去，八戒开山过衙来。三藏心诚神力拥，悟空法显怪魔衰。千年稀柿今朝净，七绝胡衙此日开。六欲尘情皆剪绝，平安无阻拜莲台。

这〔一〕去，不知还有多少路程，还遇甚么妖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[1] 膘(biāo)：同“膘”。

[2] 鼾(wèng)：鼻腔阻塞，发音不清。

[3] 喙(yú)哮：野兽喘息发出的声音。

凡题俱引用经书，独此又引用小学，何也？盖此章原讲后生小子，故引用一句小学。但写意处不惟奇幻，而且忒晦暗。非得与别书对看，恐摩题处，不能了然痛快。

卤莽之人，气质粗暴，赋性轻浮，每至有头无尾，进锐退速，故曰决无有成。但其形体粗鲁，气味自然恶浊，故就鼻子以丑其态。

尝见《封神传》亦作此题，将卤莽之人写成一个龙须虎。止会抛砖弄石，并不肯为学，虽赐有打神鞭，授以遁龙桩，无如子弟顽劣，虽竭力鞭策拘束，而卒至无成。故比之曰四不相，言非士非农非工非商，这样废物只好与人使唤。笔墨新鲜，视此又觉其精奇。

此章何以言鼻之怪？盖红鳞指锦衣，大蟒即卤莽，乃臭物也。不味诗书之香，惟闻酒肉之气，似此齷齪，殊令人掩鼻，此所以为稀柿衖也。但东土虽有此子，西天实无此佛，曾见成真作圣，亦有若是者耶。

卤有盐卤，有鱼卤，气味腥秽，极其恶浊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，故曰鼻之怪。而富又称浊富，故结尾稀柿衖，只挽“卤”字，不知神气已落到“富”字。

“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。”

仁为五常之首，百行之原，为人有生之至要。但杀戮之心日甚，慈爱之理日消，故人只知七情六欲，为吾道身心之害。初不知伤生害命，日近于残忍，所以孔子戈不射宿，孟子之远庖厨。无非一念好生之仁，充塞于天地世间。若恣庸医之手段，日肆其残忍，实伤天地好生之德。曾子云“出乎尔反乎尔”，圣贤岂无所见而云然哉。

宋曹彬未下江南之前，数日不升帐，将士请安者悉以病辞。问元帅何病，答曰：“但愿城破之日，诸君少杀，此病即愈。”这等奇病，原是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所不载。无怪朱紫之病，为庸众人之所不识也。

朱紫紫贴“富”字，做医正笼为富。至无知妄作，便是不仁之至意。此回原是起笔，所以逐字俱用虚笼浑含，并无一句实沾，便见手笔之妙。

善正万缘收。名誉传扬四部洲^[1]。智慧光明登彼岸，颺颺。颺颺云生天际头。

诸物共相酬。永住瑶台万万秋。打破人间蝴蝶梦^[2]，休休。涤净尘氛不惹愁。此词总笼全章，浑发大意。人以失群为悲，庄子鼓盆，适以自叹。用笔深邃，极有意味。

话表三藏师徒洗污秽之胡衕，挑下“濯垢”，正与“为富”作一反照。上逍遥之道路。彼强取强求者，焉有此乐？此句是挑“仁”字。光阴迅

[1] 四部洲：即本书第一回所谓的四大部洲。

[2] 蝴蝶梦：出自《庄子·齐物论》庄生梦蝶事。比喻虚幻之事，迷离之梦。

速，又值炎天。正是：

海榴舒锦弹^[1]，荷叶绽青盘。两路绿杨藏乳燕，行人避暑扇摇纨。点出风景，便是解粽赏节之候。

进前行处，忽见有一城池相近。三藏勒马叫：“徒弟们，你看那是甚么去处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原来不识字，不知如何看医书，此笔照定结尾，已伏下“视远惟明”之意。亏你怎么领唐王旨意离朝也。”三藏道：“我自幼为僧，千经万典皆通，怎么说我不识字？”正为不识本草脉诀者道。行者道：“既识字，怎么那城头上杏黄旗是为“朱紫”二字着色。明书三个大字，就不认得，却问是甚去处，何也？”三藏喝道：“这泼猴胡说！那旗被风吹得乱摆，总有字也看不明白。”点出“明”字，是反照下意。行者道：“老孙偏怎看见？”八戒、沙僧道：“师父，莫听师兄捣鬼。这般遥望，城池尚不明白，如何就见是甚字号？”视远不明，俱是反照。行者道：“却不是‘朱紫国’三字！”陡然先擒“富”字，便已正照下章之意。三藏道：“朱紫国必是西邦王位，非贵无以取其富，此句是陪。却要倒换关文。”行者道：“不消讲了。”不多时，至城门，下马过桥，入进三层门里。真个好个皇州！但见：

门楼高耸，垛叠齐排。周围活水通流，南北高山相对。六街三市货资多，万户千家生意盛。果然是个帝王都会处，天府大京城。绝域梯航至^[2]，遐方玉帛盈。形胜连山远，宫垣接汉清。三关严锁钥，万古乐升平。高楼大厦，财阜充盈，总将“富”字一赞。

师徒们在那大街市上行时，但见人物轩昂，衣冠齐整，言语清朗，真不亚大唐世界。民殷国富，写的十分全美。那两边做买做卖的，忽见猪八戒相貌丑陋，沙和尚面黑身长，孙行者脸毛额廓^[3]，丢了买卖，都来争看。嘴脸丑恶赛太岁，已隐隐欲现。三藏只叫：“不要撞祸，低着头走。”八戒遵依，把个莲蓬嘴揣在怀里，沙僧不敢仰视，惟行者东张西望，紧随唐僧左右。那些人有知事的，看看儿就回去了；有那游嬉好闲的，并那顽僮们，

[1] 海榴：即石榴。又名海石榴。因来自海外，故名。

[2] 梯航：“梯山航海”的省文，即登山渡海，远道而来。

[3] 廓：宽阔。

烘烘笑笑，都上前抛瓦丢砖，与八戒作戏。唐僧捏着一把脉，只教莫要生事。那呆子不敢抬头。

不多时，转过隅头，忽见一座门墙上有“会同馆”三字^[1]。唐僧道：“徒弟，我们进这衙门去也。”行者道：“进去怎的？”唐僧道：“会同馆乃天下通会通同之所，我们也打搅得。且到里面歇下，待我见驾，倒换了关文，再赶出城走路。”八戒闻言，掣出嘴来，把那些随看的人唬倒了数十个。眉凶眼恶，不仁已见。他上前道：“师父说的是，我们且到里边藏下，免得这伙乌龟噪嚷。”为富的人，凡事不肯出头，惟恐花费。遂进馆去。那些人方渐渐而退。

却说那馆中有两个馆使，乃是一正一副，都在厅上查点人夫，要往那里接官。忽见唐僧来到，个个心惊，齐道：“是甚么人？是甚么人？往那里走？”三藏合掌道：“贫僧勾下“不富”，以清题界。乃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者，只提取经，便是为仁之意，无怪其为贫僧也。今到宝方，不敢私过，有关文欲倒验放行，权借高衙暂歇。”那两个馆使听言，屏退左右，一个个整冠束带，下厅迎上相见。即命打扫客房安歇，教办清素支应^[2]。三藏谢了，二官带领人夫出厅而去，手下人请老爷客房安歇。三藏便走，行者狠道：“这厮惫懒！怎么不让老孙在正厅？”三藏道：“他这里不服我大唐管属，又不与我国相连，况不时又有上司过客来往，所以不好留此相待。”行者道：“这等说，我偏要他相待。”

正说处，有管事的送支应来，乃是一盘白米，一盘白面，两把青菜，四块豆腐，两个面筋，一盘干笋，一盘木耳。三藏教徒弟收了，谢了管事的。管事的道：“西房里有干净锅灶，柴火方便，真正宝方，色色齐备。请自去做饭。”三藏道：“我问你一声，国王可在殿上么？”管事的道：“我万岁爷爷久不坐朝，今日乃黄道良辰，正与文武多官议出黄榜。你若要倒换关文，赶此急去，还赶上；到明日，就不能勾了，先只浑含，极得布置之妙。

[1] 会同馆：元、明、清三朝接待各国使者的机构。唐朝时尚无会同馆。

[2] 支应：指供应的物品。